



突圍記

姚雪垠 著



西南文藝叢書

· 1 ·

突圍

永日著 大衆出版社

出版者 蘇聯遠東出版社

·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出版 ·

新藝術

記

圖

著 垠



河南文藝叢書

• 1 •

突圍記

作者 姚雪垠

編輯者 河南文聯編輯部

出版者 河南省文聯

總經售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

承印者 大眾印刷廠

•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初版 •

突圍記

在豫西的解放戰爭中，也正像別處的情形一樣，產生過無數的英雄故事。這些故事，在下一代人們聽起來也許會當做神話，但在我們這一代却全是「真人真事」，一些兒不需要虛構和誇張。我現在要談的是呂平同志的突圍故事，它不過是這時代無數的英雄故事中的一個罷了。

呂平是山西清源人，大個子，黃臉孔，雖然參加革命前曾做過好幾年小學教員，但依然帶着樸實的農民氣質。由於幾年來在山西過着極端艱苦的鬥爭生活，糟落得一身毛病，動作和說話都慢吞吞的，呼吸短促，上氣兒不接下氣。一九四七年陳賡部隊從豫西過河南下時，呂平隨着李一民縣長來到澠池，担任第一區區委書記，幫助李縣長來建立地方政權。我們的主力部隊在澠池一帶沒有多停留，像一條龍似地向南滾去。胡宗南的匪部很快的又從陝州那方面壓迫過來，打算把澠池這一個被圍破的口子重新封鎖。經過了幾次血戰，縣政府不得不向東北大山中逐步撤退，最後困守在那個叫做馬刨泉的高山頭上。過了一星期，到一九四八年舊曆正月十二日天明時候，敵人兩個正規團，加上自衛隊，土匪游擊隊，廟道會，從四面八方向山

頭進攻，就發生了有名的馬刨泉事變，成為渾池人民解放運動中一個不能忘記的血
腥日子。

隨着縣政府遷守馬刨泉的雖然有兩百多人，但武裝力量實在很薄弱。縣大隊和
縣兵不到一百人，從濟源縣過來的民兵連大約有八九十人，另外的零星武裝也不過
十幾個人。民兵連是夜裏才開到的，連長同縣長還沒有來及談話。而且大家都已經
一天多沒有吃飯，子彈也非常缺乏。當敵人攻上山頭以後，我們的隊伍在慘重的犧
牲後被衝散，在一片廝殺的混亂中分做了幾股突圍。從馬刨泉突圍不是容易的：東
邊、南邊和西邊都是敵人的主力部隊，即讓能僥倖的衝下去，也必定落在敵人的網
兜裏邊；向東北，有一條小路通青崖地；向西北，有一條小路通烟地溝，都被敵
人的火力封鎖。除這兩條路以外差不多全是懸崖，連放羊人的足跡也不會發現。呂
平起初帶着十來個人向東方的小路衝去，但三分之二的人都犧牲了，不僅沒有衝過
去，反而被敵人的火力逐漸的逼到絕地。

這兒是一個小的山坎，被茂盛的灌木密密的遮蓋起來。呂平們從山頭上滾下來
時，原希望如不摔死，可以從這兒滾到澗底，澗底便是通往青崖地的路。誰知滾到
這兒被幾塊大石擋住，再往下又是幾十丈高的青石懸崖。敵人從山頭上集中了機槍
和步槍向我們射擊，子彈打在灌木上像夏天的暴雨一樣唰唰響，乾枯的樹葉和樹枝

紛紛落下。有的子彈打在石頭上，迸出火花，小石片四面橫飛。射擊連續了十幾分鐘。便突然停止，隨後敵人一面喊叫着從山上下來。自從日本鬼子最後一次在中條山「掃蕩」之後，呂平從沒有聽過作戰的對方像這樣以勝利者的身份喊叫着要他們繳槍和投降，所以這聲音在呂平聽起來比敵人密集掃射的機槍聲還要難受。

大家倚着石塊，伏在地上，望着衆多的敵人逐漸臨近。其中夾着廟道會，一個個拿着紅纓槍，帶着黃底綠花的八卦臂章。但由於樹枝太密，敵人還不能從上邊望清他們。班長老段是一個共產黨員，幾個月前和呂平一道從黃河的北邊過來，這時帶三個人伏在一塊苔蘚斑剝的大石後邊，離呂平大約有三四丈遠。呂平想着這一次可算完了，把眼睛轉往老段那方面，說：

「老段，咱們寧死也不能被俘！」

他的話剛出口，老段和同志們就對着逼近的敵人發槍了。敵人一面用壓倒的火力還擊，一面吶喊着向面前衝來。呂平看見老段身邊的一個同志身上嘆吃的中了一槍，發出短促的一聲「喲」，一咕嚕滾下懸崖。老段忽然和餘下的兩個同志從石頭邊跳起來，三顆手榴彈幾乎是同時向敵人投去。在一陣黑煙和爆炸聲中，敵人紛紛的倒下去。攻勢在片刻中頓挫一下。就在這當兒，呂平自己，老段和別的同志，都不再的從心的最深處叫了一聲：「好哇！」但立刻敵人又恢復進撲，而且比剛才

叫喊得更兇。老段又投出最後的一顆手榴彈，忽然吩咐兩個同志把槍門卸下來，分開來投下山澗。當他把自己的盒子槍用力的向懸崖的下邊摔去之後，他向呂平大聲說：

「呂政委，我們先跳了！」

老段第一個一聲身跳下懸崖。跟着又跳下一個，當第三個正要跳時，被一個敵人一把抓住。「抓住了一個活的！」敵人的得意的叫聲剛出口，那個被抓住的同志罵着說：「活你媽的！」奮力一跳，把那個敵人也帶下去了。

呂平投出去一顆手榴彈，正要跳崖，他的通訊員小強忽然把他的衣襟一拉，緊張的說：

「從這裏可以下去！」

呂平轉過身來，隨着通訊員鑽進一片極密的荊樹叢中，向前邊爬了幾步，發現了兩個峭壁中間的一道裂縫，一直通到蒼茫的山谷下邊。「已經有人從這裏下去過。」通訊員說，隨即攀着荊樹枝滑了下去。呂平沒有向後看，也沒有絲毫考慮，緊跟在通訊員的背後下去。這裂縫雖然看來極陡，但有茂密的灌木可以攀援，有自然形成的曲折和石坎可以搭腳，在沒有可以搭腳的地方他們就抓着灌木往下滑或跳。因為兩邊常有突出的大石頭懸在頭頂，所以敵人從上邊不但沒法向他們開槍射擊，

甚至連手榴彈也沒有用。經過大約有二十分鐘的樣子，呂平和小劉才達到谷底。他們發現，就在這一個落下的地方躺着一個摔死的人，躺在草木蒙籠的亂石上呻吟着不能起來，在四五丈外的尖石頭上是老段們三個同志和一個國民黨的兵，都摔得血肉模糊的不成人形。呂平的兩手給石頭和樹木掛破，但他一點也不感覺疼，甚至也沒有注意到手上有血。他站着喘了兩口氣，把一隻落掉的，破得像鰻魚嘴一樣的鞋子穿好，就同小強順着這一道夾在兩面高山中的深谷逃跑。

從馬刨泉到青崖地約摸有十二三里。雖然這是「前山」通「後山」的一條大道，去青崖地又是下坡，但路却十分難走。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路程是在谷底，其餘是在離谷底幾丈高的懸崖叢莽間踏出的羊腸小路。每到夏秋雨季，只要山上一下大雨，峽谷裏立刻漲水，便像萬馬奔騰一般的涵湧衝流，連幾噸重的大石頭都被沖走。但一到旱天，特別是到了冬季，谷底乾涸，只有大大小小的灘亂石。人在亂石上走得久了，便露出路的痕跡，但一次山洪就又把痕跡沖去，把舊有的石頭完全沖亂。

呂平和他的通訊員就在這樣的路上走着。雖然敵人不斷的從山頭上用機關槍向谷底掃射，但因為地形曲折，樹木稠密，沒辦法傷害他們。通訊員小強是一個十五歲的孩子，長子縣人，有一雙聰明機靈的大眼睛，胖胖的圓臉孔。他穿着一套大人穿

的軍裝，對於他很不合體，走路時衣服撲閃撲閃的像一個燈蛾一樣。然而奇怪的是他的小馬槍依然在肩上掛着，背包也沒丟，破軍帽依然像往常一樣的嵌住眼窩。而且，更奇怪的是他不但沒丟掉東西，並且還拾了一雙半新布鞋。呂平已經跑得筋疲力盡，喘得透不過氣，不得已在一塊石頭上坐下休息。小強站在他的面前，用手擦去了臉上的汗，紅噴噴的臉頰上看不出一點害怕。把布鞋送到呂平面前，小強催促說：

『政委，把這一雙鞋子換上，我們趕快走吧。』

『從那裏來的鞋子？』呂平問，有點詫異。

『剛才在路上拾的。你看，還新着哩。』

呂平立刻把鞋子換好，跳起來繼續逃走。在半路上，他們陸續的遇見了十幾個人，是跟着縣委書記黎仲文衝出來時被打散的，據說黎仲文已經掛彩被俘了。呂平打聽縣長和其他幹部的消息，大家都說不清楚。他心中非常難過，但竭力保持鎮靜，喘着氣向同志們說：

『這是暫時的挫敗，我們不久就要向敵人反攻。到青崖地時咱們等一等，李縣長和幾位區長們一定會衝出來的。』

雖然這希望連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但這樣一說，不但安慰了同志們，他自己也

彷彿稍覺安慰。甚至還還有另外的一個幻想：李縣長們可能已經從另一條他所不知道的山路退到青崖地，正在掛心的等着他呢。

青崖地是一個有二十幾戶農家的貧苦村莊。四面都是高山，幾條澗谷把村莊割裂得七零八落。這兒大半的山都是非常雄壯的青石懸崖，只有西邊和北邊的幾座大山沒有峭壁，被燒炭用的花櫟樹密密遮蓋。當呂平走到離青崖地村子約摸有半里遠時，忽然敵人從對面的山上出現，用輕機槍和步槍向我方射擊，並且喊叫着要我們的人趕快繳槍。我們的人立刻有一些倒下去，餘下的便跑起來。呂平不管死活的從毫無隱蔽的谷底衝出，向西邊的山上爬去。通訊員小強和幾個民兵緊緊的跟在背後。但敵人一步也不肯放鬆的追着他們，子彈在呂平的左右前後不斷的打進土裏或碰在石上。爬了不到一里遠，呂平看見只剩下小強一個人還跟他一道，小馬槍拿在手裏，一面喘氣，一面一癩一癩的走着，更顯得他的軍衣非常累贅。呂平實在走不動，好像心快要從喉嚨裏跳了出來。他站住對小強說：

『我們不能再走了，就坐在這裏換他們兩個吧。』

『你快走，政委，我來掩護！』小強回頭去放了一槍，轉過來得意的說：『我剛才已經打死一個了。』

『子彈還有嗎？』

『我剛才從一個民兵的身上找到幾顆，打完了我還有一顆手榴彈哩。』
小強的勇敢和鎮靜給呂平增加了不少力氣。他忽然頑強的站了起來，從腰裏取下一顆手榴彈用力向敵人投去。當這顆手榴彈爆炸以後，他把小強的袖子一拉，說：

『我們快走！』

又走了大約有半里光景，呂平看見小強漸漸的落在後邊，分明行走得非常艱難，而敵人是那麼迫近，幾乎連面孔都看得清楚。呂平很焦急的回頭問：

『小強，你怎麼走不動了？』

『他媽的，才上山的時候腿上就掛彩了。』

『來，我攙着你！』

『不要緊，我自己能够走動。』

『我攙你走快一點！』呂平伸出手來說，深怕小強會落到敵人手裏。

『政委，你快走吧！』小強堅決的揮手說，『我慢慢走替你掩護，不的咱倆都走不掉啦！』

呂平又走了十幾分鐘，雖然他沒有機會再等待，但知道小強在後邊跟着他。這段路很曲折，往往幾尺遠一轉灣就前後不能看見。每當他和小強被隔斷時他就叫

一聲，小強在後邊回答一聲。但突然他連叫兩聲，小強再也不答應了。呂平慌張的轉回幾步，發現通訊員委頓的坐在地上，倚靠着一塊石頭，左手按着胸脯，右手握着手榴彈的木把子準備投擲，從他那因為汗熱而敞開的胸脯上流出來一股鮮血。

「小強，你咋啦？」

「政委，我完了，你不要管我……。」

「我攔你！」

小強很衰弱的說：「你快走吧，我不會丟棄的人！」

呂平本想去攔小強，但敵人已經逼近，使他不能不轉身就走。剛走幾步，聽見響簾手榴彈響了一聲，他的心猛一震動。這以後，他有幾分鐘沒有再看見敵人。但當敵人又追上來時，呂平已經把所有的力氣都消耗得快完了，幾乎連一步也不能走了。敵人並不發槍，在呂平的後面喊着：

「站住！不要跑！」

呂平沒有回頭看，也沒有停止脚步。一隻「十子連」緊緊的握在手裏；從下了馬刨泉山頭以後，就剩了兩粒子彈，他始終沒敢再放，準備剎萬不得已時把一粒給敵人，另一粒結束自己。如今雖然已經很危急，但他從敵人的聲音中判斷出還不會

立刻被敵人抓在手裏，不到使用這兩粒子彈的時候。他毫不遲疑的拚命跑，寧肯頑強的給敵人從後邊一槍打死，決不停下做敵人俘虜，面前現出來一塊大石，差不多有一間鄉下的房子大小。呂平趕快的轉過大石背後，離開小路，向樹林中一頭鑽去。他鑽進去十幾丈遠，停下來，將身子躲在樹身背後，難軟的伏在地上，竭力不讓自己的喘氣的聲音傳了出去，花櫟樹是那麼密，又加上地皮上掩蓋着枯葉、亂石、黃蒿、野艾和豪華雜草，不但敵人在小路上絕對的看不見他，連他自己看敵人也只能隱隱約約。

看着兩個敵人從小路上追過以後，呂平趕快將身上的文件掏出，埋在石頭下邊，然後又換了個更隱蔽的地方伏下。兩三分鐘後敵人又轉了回來，站在大石旁邊向花櫟樹林裏喊話，勸告他出來投降，並且一個矮個子還裝模做樣的詐哄說：

「喂，老鄉！我們已經看見啦，快點出來吧，不出來我們就開槍啦！」

樹林裏靜悄悄的，連一絲風聲也沒有。兩個敵人又叫了一陣，忽然生起氣來，向樹林裏打了幾槍，並且大聲的商量着如何向樹林裏投幾顆手榴彈。呂平起初有點害怕，但隨即判斷出他們是故意威嚇的，即讓投彈也未必能投到他的附近。果然敵人並沒有真的投手榴彈，又往山頭上搜索去了。

過了一個鐘頭，敵人從山上下來，又站在大石旁邊，先喊了幾句，然後又恨恨

的罵了起來。矮個子奇怪的自言自語說：

『他媽的！我眼看着他轉過這個大石頭就不見了，難道能飛上天嗎！』

『我們去搜一搜咋樣？』瘦長個子用疑疑思思的口氣提議說。

『不粘荳！』矮個子反對說：『你想想，時間這麼久，鬚兒子還能不早就走了？』

『那咱們就下山吧。天也不早了。』

呂平的心突然落地，抬起頭來，瞧着他們失望的離開大石頭往山下走去。他從地上坐起來，背靠着一顆樹，聽着山下邊的零星槍聲。原來他的襯衣被汗水濕透了，這時才感到像鐵一般寒冷的貼在身上。他本來就帶病作戰，如今整整經過一夜和一天的折磨，漸漸疲倦得抬不起頭，不由的竟睡着了。

冬天的白雪特別短，呂平醒來時已經是晚上七八點鐘了。從密密的樹枝間洒下淒涼潔的月光，在他的衣服上印成了沒有規則的明暗花紋，不斷的微微浮動。他聽不出山下邊有任何聲音，便從樹林裏走了出來，艱難的往山頭爬去。由於他又餓又渴，渾身沒一把力氣，所以從這兒到山頭只不過二里多路，就爬了大約有一個鐘頭。雖然他知道這一帶的山上有豹子，有狼，有成羣的野豬，但現在他連一點兒害怕的心情也沒有了。在山頭上靠着一塊石頭坐下去，一面喘氣，一面從乾糧袋中掏出

來一把用黑麵炒的「棋子」，噃噃噃噃的噃了起來。吃過一把「棋子」後他越發覺得口渴，彷彿從他的喉嚨裏向外冒火。他站起來向山北邊的陰處尋找，果然找到了凍得又乾又酥的一些殘雪，趕快抓起一把來填到嘴裏。起初，雪冰得他的牙根困疼，隨後冰到顎骨，冰到喉嚨，冰到心裏，於是他的全身都突然的感到爽快。繼續吃了幾口雪，呂平又回到山頭上，向四下瞭望。四圍無數的山峯都籠罩在蒼茫的月光下，有的很暗，有的現着淡墨色的模糊影子，一律是靜悄悄的。呂平坐下去，回想着一天經過，彷彿像一場惡夢。此刻他所惦念的倒不是他自己以後如何，而是李縣長和全體同志們的生死問題。他疑惑他們是全部犧牲和被俘了，不由的嘆了口氣，兩顆淚珠咕嚕嚕滾到頰上，又滾到多天沒有刮過的鬍子上，馬上凝結成冰了。

想到了通訊員小強的死，他的心中特別的感到刺疼。小強跟着他已經兩年，一月前才做了候補黨員。他平常不僅把這孩子認做忠實的革命同志，認做盡忠職務的小勤務員，而且還把他當做自己的孩子一樣。在馬刨泉圍困時候，他時常起一種奇怪想頭，覺得任何人都可以在這次鬥爭中犧牲掉，只有這孩子沒有危險。因為小強永遠是那變樣天真，可愛，臉頰上紅噴噴的，為什麼會死呢？如今這孩子已經毫無疑問的為革命而英勇的犧牲了，但他依然像活着時一樣的顯現在呂平面前，而呂平又彷彿聽見了他臨犧牲所說的話。

雖然呂平儘想着這一次的失敗和犧牲，但他一點兒都沒有悲觀，相信不久就可以把反動的勢力打垮，解放全縣，並爲所有的死者復仇。想着革命的必然勝利，又想着上級決不會忘掉他們，他的心慢慢的寧靜起來。抬起頭來，側轉身子，從湛藍的天空裏尋到了隱約的北極星，呂平在心中對自己說：

「啊，黃河和中條山是在那邊！」

半夜時候，山頭上冷得他不能忍受，而口又乾渴得像燃燒一樣。他向山背面走下去一小段路，找到一個比較隱蔽的凹處，又有大石頭成自然屏障，然後集攏了一堆乾樹葉，打算弄堆火暖暖身子，並且化一點雪水解渴。剛從口袋裏掏出來火柴盒子，他發現有五個人帶着槍從山頭上走過，一邊走一邊說話。呂平停住呼吸，想聽出來是敵人呢還是自家的人。但聽了一陣，這五個人的影子在月光下走遠了，沒聽出他們的身份。等相信絲毫不會有危險之後，呂平才蹲下去把樹葉點着，不過只敢讓樹葉發出來微弱的火苗。他貪饞的烤着火，恨不得把這一小堆火攪到懷裏或抱在手裏。手指烤軟了以後，他從口袋裏取出來一個金屬的小盒子，抓把雪放在裏面，拿在火上烤着。這還是半月以前，通訊員小強不知從什麼地方找到的一個裝維他命丸的小盒子，讓他裝紙烟，而裏邊的紙煙是在兩天前就光了。雪融化成水以後，實際上是涼森森的，他就急着把雪水倒進嘴裏，從口腔到心坎感到了不能形容的痛快。

融化過幾次雪水，呂平又吃下去一把「棋子」，然後小心的把火埋好，背靠着石頭睡去。

天明醒來，呂平爲要隨時多瞭解一點情況，趕快的爬上山頭。他向山下望去，望見幾處三五家的小村莊，毫無動靜；青崖地的懸崖上橫掛着一縷白雲，像最柔軟的輕紗一樣；微弱的陽光照着岱眉山（這一帶的主峯）的高峯，但山腰却被一片蒸騰的雲霧籠罩；馬刨泉的山頭上也有雲霧籠罩，但看不出和往日兩樣。這一切都是那麼安謐，簡直使呂平覺得奇怪，彷彿就不會有過戰爭。他想着這一次事變大概算過去了，敵人在勝利後都退走了。在心中盤算一陣，他決定先去看一看通訊員小強的屍首，然後去尋找自己的人；如果李縣長和其他同志們都犧牲或被俘了，他就去找地委作個報告，重新來開闢工作，等待着軍分區的救兵開到時向敵人反攻。正要下山，突然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兩三聲迫擊炮聲和一陣隱約的機關槍聲，隨着附近山下邊許多地方都有零星의 步槍聲音。他一驚，對自己警告說：

「今天還不能下山去！」

根據經驗，他判斷出敵人的主力已追到黃河邊，附近還留有零星部隊和廟道會在繼續搜山。果然，他看見從青崖地村子裏走出來一羣敵人，朝東北那座叫做鷹爪嶺的大山走去，而西北幾里外的石門溝那裏，似乎也有敵人的馬蹄聲，把自已隱藏起來，飄動。爲提防萬一被敵人發現起見，他趕快走進樹林的深處，把自已隱藏起來。一整天他沒有走出樹林，餓了吃「棋子」，渴了嚼乾雪，一直到夜裏才敢燒火和大胆的走上山頭。